

第一百三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30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加泽兰小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隆丁先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甘贾先生

联合王国：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3次全体会议开始。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要提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开会的有1981年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的学员，欢迎他们来参加委员会会议，并祝他们在日内瓦逗留期间有成就并有收效。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同志，今天是六月份由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主持的最后一天的会议，允许我趁此机会对您，不仅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也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那样高效率 and 非常能干地完成您的职责，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真挚赞赏。

我也愿向您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普法伊费尔大使在四月任委员会主席期间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我们的赞赏。同时，我要向我们委员会的新同事、尊敬的阿根廷、伊朗和斯里兰卡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主席同志，我也要与你一起欢迎今天上午与会的1981年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的学员，我希望他们在训练中取得成功。今天我要就我们工作计划的项目1和2发言。但在这之前，我想扼要地就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说几句话。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我们希望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公约的范围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使委员会能尽早向大会提出一项公约草案。我国代表团也了解，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的主持下，为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希望有关禁止的范围、核查和其他规定等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在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修改后得到解决。化学武器的销毁和化学武器设施的拆除或改装以及严格执行和遵守这些规定的程序是需要参加谈判的所有国家尽最大努力来解决的重要方面。

我国代表团也高兴地看到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是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我确信他将不辜负所赋予他的重大职责。我国代表团对小组为了争取无论如何在本世纪末要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在分阶段执行的分期方案范围内提出有效裁军措施方面作出的努力给予充分的合作。关键的问题是，为能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这份方案，不仅需要谨慎而迅速地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作准备,也需要政治勇气以支持其主要原则。

关于安全保证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的態度是,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各种声明仍反映出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工作小组应该继续以高度的灵活性和现实性找出一个共同点。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一种不断下降的保证。如果真诚认识到无核武器国家要求得到安全保证的真正关切,那么,产生一项各方都可接受的、可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共同办法应该不困难。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放弃生产和取得一切核武器,并应克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我们希望审查了各种形式的可供选择的保证办法之后,能得出一个可共同接受的办法。在防止扩散核武器方面,建立无核武器区是重要的一步,并积极地有助于防止核扩散。这一可能性,尽管是大家所广泛公认的,却仍没有加以充分的探讨。特别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作出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都没有得到重视,因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已成为一个潜在的核力量。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我国政府反对这个政策的鲜明立场,我只想指出,南非的核武器能力仍然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三星期前在巴格达附近所发生的事件的惊人规模对维持国际和平来说是另一件令人深切担忧的严重事件。在这方面,21国集团在CD/187号文件中表明了它们的明确立场,我国代表团也签了名。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要特别强调该文件第一段的重要意义。请允许我引这一段的全文如下:

“21国集团成员一贯坚持《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严格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本集团成员过去一贯反对并且现在继续反对任何侵略行动和违反这些原则的行动。”

现在我谈谈我们议程的第一和第二个项目,即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少决议,呼吁各核武器国家禁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并促请它们加紧和齐心协力地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埃塞俄比亚与其他国家一起,长期来号召迅速就全面彻底禁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缔结一项国际条约,它将是走向停止军备竞赛和逐渐扭转其进程直到达成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全面彻底裁军的重要一步。可以回顾，早在一九五九年，埃塞俄比亚提议发表一项联合国原则宣言，谴责使用核和热核武器并宣布其为非法。此外，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埃塞俄比亚也和其他国家一起，倡议了一项决议草案，强调停止试验核武器的迫切需要。

在最近，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倡议和提案，我只想简单地提一下 CD/181 号文件所载 21 国集团的提案。在这方面，我也愿指出，在编制 CD/171 号文件汇编的工作中，秘书处作出了宝贵贡献。

21 国集团在 CD/181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处理禁止核试验问题的积极的和现实的办法。就禁止核试验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也得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在这方面，允许我指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早在 1979 年 2 月就表示赞同 CD/4 号文件中的提案。这个文件被认为是委员会开始认真谈判的一个可靠基础。因此，几乎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除三边谈判成员国中的两个国家以外，都同意可以通过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解决一个健全的谈判机构问题。21 国集团的文件也提出了工作小组的具体职权。没有一个机构，例如拟议的特设工作小组，根本谈不上对这个紧迫的高度优先的项目开始谈判并取得进展。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本身是有一些作用的，但不能以非正式会议代替一个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的最有希望的机构。尽管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并不能就保证得到胜利。但我们希望占优势的意见能说服这两个核武器国家去认真审查这个提案的价值，以便委员会能就这一紧迫和高度优先的项目开始进行谈判。

此外，CD/181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些有关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有权得到三边谈判国的答案。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都指出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应该得到答复，我想补充说，如果这些问题得到充分的答复，委员会就能重新审查其行动方针了。

21 国集团并不认为在 CD/180 号和 CD/181 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提供了取得重大进展的方法。但是，特别是 CD/180 号文件对威慑理论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基础，

(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

开始进行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认真和真正的谈判。

埃塞俄比亚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核裁军措施对所有国家都有着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核威慑理论是军备竞赛的根源，并导致国际关系更不安全和更不稳定。

看来，随着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危机和紧张形势，裁军的号召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某些国家似乎对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不感兴趣和不关心了。有许多事情表明了这种可悲状况，其中包括军事预算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援助项目减少。我国代表团要对这种情况发展表示深切的关注，从一些核武器国家高级官员的发言和简况介绍中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发展在这些国家的一些首都，似乎裁军问题不再占什么重要地位。更重要的、也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似乎是减少了。国际紧张形势加剧和国际局势急剧恶化，标志着开始了一个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增大了的、令人担忧的新时代。除非在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停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方面得到确实的进展，否则，核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地增长。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主席先生，我开始谈发言的实质部分之前，要遵照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向我提出的要求那样做。他荣幸地在几天前本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今天是阿根廷代表团在副部长发言后的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所以我要代表副部长向在那次会议上对他表示的欢迎之辞表示感谢。他很遗憾不能长久一些，并与本委员会的尊敬的成员继续交谈，而不得不当天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他要我向大家表示他对在本机构受到的热烈欢迎的一番谢意。

同时，我本人对从我进入本委员会之日起所受到的、从您处开始的、所有的欢迎之词表示感谢。我深深感谢在本机构受到的友好欢迎，我可以向你们大家保证，我将永远抱着最良好的愿望和以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我极诚恳地感谢所有在我进入委员会以来对我表示欢迎的成员。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在结束这个开场白时, 因为今天是您主持本机构工作的最后一天, 我要对您十分有效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您已高效率地主持了总是特别困难的阶段的工作, 即每一届会议初期开始委员会活动的工作。您卓有成效地引导了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和必要的非正式协商, 我只想把我在这方面对您的赞赏和钦佩记录在案。同时, 我要祝愿委员会下一任主席、尊敬的印度大使在任期中一切顺利。

我现在要很扼要地谈谈委员会今天面临的特定问题, 即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个问题已一贯地并一再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也在其他有关裁军的机构中表明过。今天到这里来重述这个立场时, 我们并不想要玩弄词藻, 或推销本委员会正关心着十分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安全的事项的假象。反之, 我们是来表明阿根廷政府的严重关注的, 因为迄未在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方面进行谈判, 而军备竞赛目前看来已获得新的和令人遗憾的活力。

当前, 在这方面的国际形势是严重的, 尤其因为我们发现, 主要国家没有足够的改变这种局势的政治意志, 也丝毫没有理解以谈判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我们根本不接受那些主张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应该是少数几个国家范围内的事的人的论点。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 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那条道路导致失败。由于拥有核武库而承担特别责任的国家应该在政治问题上谨慎, 在军事问题上节制。

这点不仅在核军备竞赛方面是如此, 在一般的军事对峙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不断地听到说, 某一国家集团核武库质量上的改进就会导致它们的可能敌手的武库数量上的增长。我们又多次听到说, 一个军事联盟的常规部队的扩大会迫使另一个军事联盟, 为了加强自己的安全, 必须增加其核力量, 这种螺旋形的增长似乎永远不会停止。不会有人认为我们是那样不实际, 会去相信那样的话, 说仅仅核裁军就足以加强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安全。我们完全理解, 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对与其他类型的武器和部队有关的各种措施同时进行谈判。然而, 对一些领域的现实情况的理解并不妨碍我们把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 我们要强调, 全面核裁军是我们时代最紧急的问题。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至于对本委员会来说，我们仍认为停滞是个主要特征。早在1979年就被指定为我们议程上的第二个项目，看来变成了一个虚设的规定。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坚决支持CD/180号文件所载21国集团的声明，并认为，任何成员国不应该害怕在就第二个项目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为那个附属机构的工作规定了适当的职权。其内容是经各核武器国家谈判产生的，包括了它们本身认为必须加进去的以便达成协议的所有条件。因此，现在需要的是能使它们战胜反对设立工作小组的意見的政治意志。我们希望能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意志：促使本委员会就21国集团的提案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大使卡拉萨莱斯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印度）：主席先生，我想就我们今天的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一步谈谈我的意见。这个项目的措辞是很明确的，对此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承认这一点。“停止”一词不能有任何别的意思，而只能是全面停止和最终停止核军备竞赛，而不仅仅是管制或监督。这是我们已宣布的和大家同意的集体目标，我们在这里参加谈判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一致同意设立的多边谈判机构。“谈判”一词的含意是什么？我查阅了两个有名的词典——牛津简明词典和韦勃斯特词典——这两个词典都认为“谈判”意味着“互相协商以达成妥协或协议”。

我是事出有因而费神来为“停止”和“谈判”这两个词儿下定义的，因为很清楚，有些成员力求对这些措辞给予不同的解释。这些分歧在我们春季会议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已经很清楚，在本期会议中仍然如此。

数量极小但强有力的某些少数成员，尽管慷慨地承认我们可以就此问题无限地讨论下去，但他们坚持认为就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应该由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和其他双边接触来进行，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进行此种谈判的合适机构。这个少数还承认他们双边谈判的目的是“监督”核军备竞赛，而我们的职权和已宣布的目标却是彻底停止核军备竞赛。考虑到这些分歧意见，人们就极易明白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就这一项目设立工作小组达成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协议。

我想说清楚，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个少数的意见，它们曾经同意我们的议程上包括该项目，但现在又反对，并通过这样的反对来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这是件极大的憾事，不幸地也是执行一致原则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政治意愿在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内开始谈判。

同一的少数派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想谈判什么问题，我怀疑我们对此问题的任何回答能否转变那些对21国集团的提案持消极态度的人。可能不会。如果能转变，我就不懂为什么首先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既然它已被提出，那就应给予回答。我们有好些提案可以谈判，首先，我提一下秘书处编写的提案汇编问题。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早在1956年，印度就对停止核武器试验、停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拆除核武器设施，等等，等等提出了提案。

印度不是唯一提出提案的国家，我知道其他几个成员也已这样做了。墨西哥提了好些个提案。尼日利亚曾建议我们可从谈判冻结核武库开始。其他成员，包括一些西欧国家，建议考虑停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禁止进一步进行运载工具的飞行试验、禁止核试验以及其他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建议我们着手考虑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员提出了一个三连环的建议，即不再生产新武器，不再部署和不再试验新武器。

您知道，我们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提案，但事实是，因为少数几个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所持的态度，我们对谈判核问题不能做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怎么办？首先，可采纳这些代表团的意见，采取友好的态度，催促这些大国在他们之间就他们可能同意的目标进行双边谈判。第二，我们可“高尚些”，把自己限制在“对此和与此有关的大量的辩论上，然后从那个门进来的再从那个门出去”，这是引用诗人奥马尔·凯亚姆的话。这是按最小阻力线前进，这从表面上看来可能会受某些成员的欢迎，因为它们会从中看到“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最高美德。

拿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不能默许放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何责任和作用。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受少数几个国家提出的可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的支配。裁军谈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阿根廷)

判委员会的权力和作用是从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阐述的国际协商一致的集体权威中得来的。因此，无需说应给第二届特别会议一个清楚的答案，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什么甚至来能在核裁军领域内开始谈判。

目前，裁军谈判委员会似乎犯了一种奇特的行动瘫痪症，尽管还没有犯说话瘫痪症。因此，让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结论说出来。如果我们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只是谈话而已，不做一点具体的事情，那么，我们将谈论些什么呢？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不愉快事实，已反复促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注意：此事对我们大家将产生的后果，这一形势必然会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并因而有必要就不使用核武器问题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自1953年9月我们第一次建议发表不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宣言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倡这个。甚至在我们开始这项事业之前，早在1946年12月，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给安理会的第一个报告里已讲到“宣告任何国家生产、拥有和使用原子武器为不合法的国际协定，是任何国际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核武器国家是1946年报告的参加国。我们真诚地相信，他们仍然持有同样的见解，虽然他们对国际监督措施可能有不同意见。

我国代表团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核武器的储存、百万吨级的弹头、运载系统及其日益加强的精确度，以及关于核武器的战略理论，不管这种种今天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当前目标应当是寻找保证共同生存的方法和手段。这肯定不是只由两个主要核国家所能谈判的问题，必须有我们大家参加，确实，这对核武器国家最有关系，因为他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行动对他们自己的后果，而且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行动对别国的后果，特别是对人类前途的后果。目前，在他们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某种灰色区，尽管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里多处提到了这一点。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此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尽管我们催促开始考虑不使用核武器问题和保证防止核战争问题，把这作为保护看来已遭到危险威胁的品种——人类的措施，但迄今为止什么也没做。恰恰相反，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考虑其他两个问题：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除非我们警惕地加以制止，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我们心照不宣地默认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我国代表团再次严肃地提请无核武器国家注意这个必然的危险。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们为什么发出警告反对这个危险？因为某些核武器国家声称他们有权力为了自卫而使用核武器，不顾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我认为，主席先生，效果一定会影响一切有意识的行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道义和实际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此点，如果某一从所谓的合法权利所引伸出来的行动，其后果是危害人类的生存的，那么很清楚，不论从法律和道义上讲，这些行动应该严格禁止，产生这些行动的那些有问题的权利应当受到剥夺和重新予以规定。鉴于核武器的性质，认为使用它是国际法一般原则和通常的准则所允许的，是荒谬的。上述认识早已过时了。若认为，因为通常的国际法习惯准则没有规定具体的禁止，因而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也同样是荒谬的。此类主张与不断在发展的国际法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后者始终着重于节制武力之使用劝阻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禁止使用引起高度的和不必要的破坏作用的武器，区别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等等。

甚至现有的不扩散安排，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防止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但是它只约束无核武器国家，因为核武器国家已经有了这些武器。那些要求禁止世界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怎么能为自己要求享有使用这些同样武器的站不住脚的和令人不能接受的权利呢？从法律和道义上，这样做都是极为反常的。我不想追述联合国大会曾通过，而且以多么大的多数通过，多少决议，一直在要求取消核武器及其使用。秘书处若将大会反复提出的要求加以汇编，可能会成为另一本篇幅巨大的汇编。这些决议里表达的人类绝大多数的普遍愿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禁止使用核武器是合理的？

我想在这里引用著名的法律权威乔治·施瓦曾伯格的见解，在他著的其中一部国际法书中，他讲到：“自卫的权利使每一个主权国家当其受到任何武装袭击时，有权作出报复的决定，此种报复应当言行一致，应当适度，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应侵犯第三国的权利。自卫的权力不是可以不顾平等考虑的绝对权利，它应是合理加以使用的一种相对权利，当然不应在行使时毁坏国际法所维护的社会结构。在现有的战争准则下使用核武器是非法的战争形式，是一种战争罪行”。

但是，另外一个确认的法律权威这样说：

“使用核武器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大规模和乱杀乱伤的毁灭很明显是超出任何形势的需要的，核武器的使用是不允许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是和国际法准则不相容的。行使自卫权利不能居于旨在保护人类社会及其文明价值的人类法律之上。”

主席先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不立即做些事情来制止这一倾向，事态可能无情地将我们推向一场核屠杀。因此，我们一直在提倡缔结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并认为有必要采取集体行动来防止核战争。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有些原则、理想和标准不但超越国家的利益，而且也超越权力政治的需求。所以，请允许我用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50年在我们议会里讲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核战争不但是双方之间的战争，而且是对整个宇宙的战斗。当今世界的冲突的确是核弹和人类灵魂之间的一场冲突。”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你们可能还记得，在昨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就议程项目5提出的CD/174号文件中所载的一项提案。有关的草案已作为第42号工作文件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分发了，全文如下：

“委员会决定就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审议这一项目期间，各代表团可由它们自己的专家作协助。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由主席同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  
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已分发的第42号工作文件的案文。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正如您所讲的，这个问题昨天讨论过了，委员会决定您在今天上午提出一个文本。我对该文本和委员会内的一致意见没有异议，但是，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该草案中的第二句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会议上，各代表团可由它们自己的专家作协助。但是，如果委员会对草案整体持有一致的意见，我国代表团将不表异议。

德博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尊敬的来自巴西的我的同事刚刚提了我正想提出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刚才所说的，我国代表团希望您宣读的决定草案中的第二句可以删去。

主席对巴西和法国的提案如果没有异议，主席将准备在下述谅解之下删除第二句，这谅解就是：在任何时候，每个代表团都有使用专家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是委员会的正常做法。委

主席

员会同意吗？没有意见。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想在最后一行“成员”一词之前，加上定冠词“the”。我确实感到歉意的是，英语不是我们的国语，但是现在的文本可能被解释为只和某些成员进行协商。

主席：关于这个问题，如无异议，主席准备同意增加定冠词。那么最后一句，即决定的第二句，将这样写：“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由主席同委员会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这样，委员会同意这个决定吗？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我并不想妨碍委员会根据协商一致刚刚做出的决定。但是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原本想保留这句话。我愿吁请各代表团尽量由专家作代表，以便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有质量的专门知识，因为这肯定会有助于这些非正式协商获得成功的结果。在这种谅解之下，我国代表团同意对您的文件的一致意见。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苏联代表团也不反对通过您所宣读的委员会决定的案文。但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全部意义——我重复一遍，全部意义——肯定在于应该由熟悉问题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格人员参加会议。如果我们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员还是由现在坐在这张桌子旁的同一批人组成，我们将未必能说出比昨天就这个问题发过言的代表们说的任何更多的内容。总之，对巴西和法国代表团提出了他们的提案，我感到遗憾。我要支持赫德尔大使，并向所有代表团呼吁，务求它们派出杰出的科学家代表，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权威贡献的代表。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科学家能答复委员会有些人会不时提出的问题：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是否是件虚构的事？是幻想——某种想入非非的事？我愿能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科学家的声音，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我相信他们会说，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研制出来，人类的智慧正用于这个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责无旁贷该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一方面同意已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我相信那些真正关心要认真审查防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地确保它们的国家将由这个问题方面的真正专家所代表。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这是六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职务已期满。我愿对你们大家在我们本月份工作期间的合作精神表示感激。我认为，这种合作精神帮助委员会取得了我们在夏季会议第一个月里所做的一切。

我想借此机会简单总结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所做的工作。

我们委员会一直保持的实事求是气氛，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委员会的第一个成果是，尽管有不同意见，委员会能够比较快地就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另外一个积极因素是，委员会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毫不迟延地恢复了它们的工作。根据工作计划，委员会开始了专门审议增设附属机构和其他有关工作安排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为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达成谅解，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意见交换。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快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非正式会议期间，我们就增设裁军谈判委员会附属机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就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协商。虽然这些意见的交换常常超出了程序性质的讨论范围，也常常牵扯到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但我不得不对这些意见交换没有取得最后结果表示不满意。我希望各代表团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期望和要求，尽其全力很快找到解决的办法，以便这些问题能获得应有的处理方式。

我可以高兴地说，委员会得以就专家参加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提案达成协议。我相信对此决定的执行将有助于适当解决这一重要的问题。我赞成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刚刚提出的派专家参加会议的呼吁。

我可以满意地讲，非成员国对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实质性工作越来越关心。在六月份期间，委员会根据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申请，邀请了它们参加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再次向所有代表团在我履行职责时给予的支持和合作表示谢意。

我也愿对尊敬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

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口译、笔译员们，在我履行职责时给予的大力协作中做的珍贵工作表示感谢。

最后，我代表大家祝愿我的继任者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工作中万事如意，一切顺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上午11时50分散会

×× ×× ×× ×× ××